



围炉煮茶话小雪

□袁秋茜

冬风敲窗,我轻抿一口鲜煮的热茶,翻开日历本新的一页,发现已是“小雪”。望着窗外随风纷飞的梧桐树叶,我的脑海里忽然想到了唐代诗人戴叔伦的那首《小雪》:“花雪随风不厌看,更多还肯失林峦。愁人正在书窗下,一片飞来一片寒。”我的城市不下雪,可那些飞舞的落叶,不就像那一片片雪花,给临窗而望的我带来一片寒吗?

水壶里的水烧煮沸腾,“噗噗”冒着热气,我不禁感慨:“小雪翩然至,宜围炉煮茶,暖暖身子啊。”茶香氤氲,杯盏浮生,我的思绪开始飘远,飘向了一家人在小雪天,生一炉火,饮一热茶,言笑晏晏的岁月。

那是我年幼时,家家户户用的还是煤炉子,在北风呼啸的冬天,母亲不等天黑便会生炉子,为的是让屋内早点暖和起来。她在炉膛里放上废

纸,然后在废纸上放几根细细的芦竹,再用火柴点燃废纸,纸很容易被点燃,也会顺道将芦竹点燃。接着,母亲又加点木柴进炉膛,用扇子对准炉子下面进口气扇,等木柴被点燃后,她会放上蜂窝煤,再使劲扇扇子,直到蜂窝煤被点燃。在这个过程中,母亲常常会被生炉子产生的烟熏出眼泪来,她用袖口擦一擦,照常忙乎着。

等父亲携着一身寒风进屋时,炉火正旺,熏烟亦散。他坐在炉子边,把冻得通红的手放在炉边烤,自顾自地说着:“小雪西北风,当夜要打霜啊……”母亲架壶烧水,问田里的白菜冻坏了没?需不需要用稻草扎一扎?父亲用烤热的手捂着耳朵,摇摇头,说着让母亲放心的话。我在一旁坐着,并不关心田事,只盯着炉台上烤着的花生、玉米和馒头片。

在我眼里,吃才是重要的事。我总是等不及,时不时就问母亲:“花生能吃了吗?玉米好像熟了?这馒头片怎么还没焦黄啊?”母亲笑着刮了刮我的鼻子,打趣道:“你这小馋猫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怎么就没有耐心呢?”我双手托着腮,继续观望着炉火,盼着它将食物烤熟。父亲

摸着我的头,许是知道我的心思,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薯来,把它放进煤灰里焐着,宠爱地说道:“不急不急,等一会儿就有香喷喷的红薯吃。”

望着父亲那张饱经风霜的脸,我乖乖不作声,在我心底,父亲的话总分量。炉火燃,热水滚滚,父亲拎起水壶用开水沏了一杯茶,袅袅的桂花香在屋里弥漫,让人的心不自觉地静下来。父亲不急着喝,倒是悠悠地和我们说着古人爱茶之事。母亲一边面露微笑地听着,一边用筷子翻着馒头片,她当初嫁给我父亲,相中的便是父亲的文人气质。茶不烫口时,父亲会呷一口茶,淡淡的茶香在唇齿间百转千回,他露出了怡然自得的神色。

屋外北风呼啸,屋内除了茶香,亦有烤熟的红薯飘香。我满足地吃着手中的红薯,那一份香甜驱走了寒冷,让我心中的欢喜都要溢出来了。母亲吃着烤馒头片,连连说“真香,真香”,父亲拿了一片吃,也称赞,我便禁不住诱惑,

也伸手去拿……他们二人见状,哈哈大笑,我虽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,却也跟着大笑起来。

如今回想起,那一家人围炉取暖,喝茶、吃食、话家常的场面,多温馨啊。小雪天渐寒,茶香人心暖,家人团坐,有爱便可抵岁月漫长。



(CFP 图)



时常觉得事与愿违、人生艰难但还是相信,上天总会眷顾对生活依旧怀揣信心的人。



“双面”老太太

□高资悦

我一直想不通,外婆八九十岁了,怎么还是个“双面”小老太。

在外人眼里,她是个精致的小老太。她爱花,常常背着手站在小区花园里,看路边盛放的小野花。直到有熟人经过的时候,她将右手从身后掏出来,缓缓地举到胸前,像领导人一样招手。

每年过年的时候,每家每户都会买很多年花,跟她一般高的桃花、形似蝴蝶的兰花,花期长达十几天的红掌。元宵一过,返工返学,这些花没人要,开始在小区里流浪。外婆心疼这些花,把它们搬回家。即便有的枝枯了,她也把花盆洗得干干净净。早上太阳的时候,阳光灌入花盆里,便装满了金子。

但在我眼里,外婆并不爱花花草草。我经常会买一些种子或花苗。我在家的时间不多,只好委托外婆做花园的管理人。可每次等我再回家的时候,这些曾经活的生命,都消失了。有的时候,甚至不曾存活。

她借口很多——天气不适合、土不够肥沃、这里晒不到太阳……我是不信的。我细细观察了一番,终于发现了她露出的马脚。

她不常浇水,想起来的时候就去花园里瞅一眼。换上塑料拖鞋,猫着腰,举着数米长的水管,先是朝着最近的茶花树浇水,有一株茶花很奇怪,半边枯枝半边开花,不知道和浇花的方向是否有关。然后是黄皮树和荔枝树,结过的果子都被鸟偷走了。最后她关上水龙头,用管子里剩余的水去浇四季桂。四季桂是我家最给面子的植物,细枝镶嵌进蓝天,桂花树下是门前的小路。膨胀的花蕾,开得正好。有时一闭眼,即刻回到那条小路。

她也不给这些花草施肥、打农药。不长花苞、不结果,好不容易长出来几片翠绿的叶子,都被虫子咬得面目全非,虫子比果肥了。

修枝剪叶更是不去弄的。我笑话她,你是个生物老师,怎么不把知识运用到实际中。她不语。园子里有好几盆三角梅,这种花耐旱,生命力强。一段时间不浇花,依然可以生长得很旺盛。有一次我看电影,影片里出现了一只多手多脚的怪物。我说,我家的三角梅就长得像这样,肆意妄为、野蛮生长——只会长枝丫,不打花苞,和无人打理的杂草一样,爬满了花园里的各个角落。

外婆的房间就在花园旁。下雨天,她就待在房间,摇着椅子看窗外。雨声呜哇,雨珠打得花草东倒西歪。得益于满园叶子,花园泛着墨绿的光。那时候我觉得,她看着自己的杰作,定是心疼的。现在我想,她会不会欣喜更多,因为又省了一次浇花的功夫。

我拿这个“双面”小老太没有办法,不得不常打电话回家,我得提醒外婆,刚种下去的那株百合花得要缓苗几天,柠檬树招虫子记得要喷些农药才好。她总是搪塞我,耳背是最好的借口。但这不妨碍她开始自己的话题。她问我,最近过得还好吗,一个人在外地要照顾好自己。

我好像懂了,她为什么要当个“双面”小老太。她怕不打电话回家,怕自己的挂念放在心里,怕有一天我会忙起来忘了她。她的记忆不是个大口袋呢。不费尽心思地装进去些什么,很快就要枯瘪了。

记忆里,先是关上一盏灯,然后开始一片片地黑了下去。竭尽全力去翻找开关的时候,会看到时间狡猾地站在高处,笑嘻嘻地看着我们。难怪外婆要当个“双面”小老太呢。

我想,又该打电话给外婆了,天气转变,花草要更细心照顾才是。

食事

巴浪鱼干

□杨雪卿

当窗帘拉上,灯亮起,笔帽摘除,世界就安静了,而您仿佛不会再离去。俗世中,我有种种身份,最喜欢的是“孙女”这个角色。于是我一直不愿意把自己从悲伤中释放出来。

那天,路过老街干货店,守店的还是之前那位老人——贫嘴,好打听。他依稀记得我曾去买巴浪鱼干给您,高声拉家常,招呼我进店。我不愿意让他知道我已经没有爷爷了,闷闷不乐地帮老人撑开白色塑料袋,任由他一把把地把巴浪鱼干装进去,我忘记自己付了多少钱,只记得那袋鱼干很沉,拎得吃力。走出干货店我已经失了魂,甚至走错了回家的方向,我多么渴望自己能再强大一点点,有能力把杂乱的心情整理有序。

回家后,我把整袋巴浪鱼干塞进冰柜。那塞进去的是一份沉重的回忆,我承受不起,又不舍得放下。

那天,当我因再次想您而难以入眠的雨夜,我趿着拖鞋来到厨房,把巴浪鱼干摆放在烤盘上。记得小时候,您就是这样一条条把它们码在笸箩里。

深色的夜里,我端坐在餐桌前,用拇指指甲盖把巴浪鱼干的棱鳞顶开,把杂质和内脏也去除。一恍惚,鱼刺扎进指甲缝,涩涩地痛,我没有着急拔掉。剥好的鱼干丢进陶瓷盆,盆里装着水,是为了把巴浪鱼干的盐分泡开、泡散。

我太想您了,我需要做一道炣巴浪鱼干来抚慰自己——那是童年时您常给我做的。

捞出陶瓷盆的鱼干,撕下一片,一尝——盐已化去,鱼肉变淡,随手把它们都洗净、沥干,掰成条状。锅里热了油,煸三片黄姜,倒入巴浪鱼干,翻炒,又加了生抽香醋、小半碗水。水一沸腾,香气张牙舞爪冲进肆虐的风里。

我呆立,失落——我没有做出记忆中炣巴浪鱼干的味道。您离开的第二天,我曾暗想,一定要做出您生前做过的所有美食,一模一样的美食。

“爷爷,地瓜粉我不吃!”蛮横的童音,“你



土灶印象

□曾剑青

曾经那个让人怀想的土灶,而今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在如今兴起的乡村旅游下,很多人纷纷奔赴乡间,寻找过去生活场景的点点滴滴。“民以食为天”,土灶是大家脑海深处不可抹去的记忆,是陪伴乡村人们一天三餐的见证者,是一年四季温暖乡间人们胃口的产物。

横七竖八的风从烟囱口钻进来,将灶膛里冷落冰霜、干枯昏沉的柴草唤醒,熊熊烈火燃烧,如同茶叶遇到了滚烫的开水一样,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将日子抚慰,暖暖的。

炊烟袅袅,直上青云,土灶扬眉吐气、豪情万丈,每个太阳东升或细雨绵绵或狂风肆虐的早晨,只要看到炊烟,我们身上仿佛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。

祖母是起得最早的人,平时捡拾归家的柴草,是土灶的粮食,它把根根柴草嚼烂成一堆堆碎末、一堆堆草木灰,成为农田营养丰富的有机肥料。来年春天,它们将被送到地里,喂养庄稼、果树。

儿时的我也要帮忙烧火,可往往不知如何撮合柴草与火星爱情,才能让它们热情激扬、活力四射。

有限空间里一些枯枝落叶闷不吭声,凝滞的烟丝丝缕缕,不见火星,就赖在灶膛里盘桓,没有了呼吸的肺一般,这时就得用一种打通竹节后可以用来送气的工具,我使出全身力气吹呀吹,终于点点火星汇聚成燎原之势,火焰汹涌澎湃一如磅礴的海涛冲天,又如喷涌而出的岩浆,火瞬间将灶

膛充盈,而所有无声的闷气一下子化作浓浓黑烟,从膛口十万火急地轰然迸出,将我还来不及拽开的脸漆成黝黑黝黑!舞台上的包公翩然降临,惹得大人小孩捧腹大笑。原来,灶膛也是喜欢开玩笑的家伙,别看它闷不作声,其实是在制造一场猝不及防的玩笑,是在表演一场变化万千的魔术。

不管灶膛里的火是和颜悦色还是怒气冲天,一样都是为了将锅里的食物变得更加喷香可口,让一家人吃起来都倍感幸福与美好。

灶台外围往往抹上一层水泥砂浆,仿佛给土灶穿上了一件铠甲,不至于热气外泄。寒冷的冬天,屋子外面北风呼啸,即使将门关得紧紧的,无孔不入的北风还是一如既往里钻。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袄,依旧冷得瑟瑟发抖,便紧紧依偎在土灶旁,灶膛内的火将膛壁烧得通红,散发出阵阵热气,温暖着身子,一种说不出的惬意之感油然而生。

而今,已然少见当年与我们相伴相间的土灶了,行走荒草萋萋的老屋残檐断壁间,偶能发现一二处遗迹,土灶原地坐化,像一尊历尽岁月沧桑的雕塑,看人间繁华与清冷,多少人从它的灶前悄悄离去,又有多少人从远方归来,浓浓乡愁之情弥漫成曾经远去的烟火。

当我们寻寻觅觅,再也找不到它的一点蛛丝马迹时,乡间悄然热闹起来的“柴火鸡农家乐”“农家土灶香烛”“农家美食厨房”……一个又一个新鲜的招牌,再一次唤醒人们曾经的记忆,唤醒人们曾经的味蕾,唤醒人们感受土灶带给家的韵味。

乡村名片 子英村

位于石狮市永宁镇西南部,古称岑兜村,又称银江。背山临海,是新四军组织部长李子芳烈士故里,也是石狮市革命老区基点村之一。村民多数从事农业生产、滩涂养殖。是泉州市文明村、美丽乡村宜居示范村、科普示范村。

扫描二维码欣赏
更多精彩作品

红色子英

□邓华福

部长李子芳在掩护战友撤离时不幸被俘,囚禁于“人间活地狱”上饶集中营。1942年4月从容就义,牺牲时年仅32岁。电影《上饶集中营》的钱子英,原型就是李子芳。国民党反动派对他展开威逼利诱的刑讯时,为了搞乱反动派的阴谋,李子芳巧妙地坚称自己叫“李子英”。子英村的村名,正是为了纪念这位革命烈士。烈士李子芳的故乡岑兜村,就是现在的子英村。

这里又是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基点村,因为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曾经开展过许多轰轰烈烈的进步活动,并且为了彰显李子芳烈士的英烈风采以及突出贡献,2003年12月5日,李子芳纪念馆隆重落地,在不断地保护提升红色文化的实践中,子英村被列为革命基点村,李子芳纪念馆也获得“党史学习教育基地”“泉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“福建省国防教育基地”等各项荣誉。

“铁军战士不发愁,革命何须怕断头!”这是李子芳烈士的诗文遗作,也是每位子英人的精神风貌。浩然正气,浇灌出了子英村的红色文化。乡村振兴,灌溉出了子英村的美丽乡愁。于是,每位子英人撸起袖子加油干,在不忘初心的道路上保护自己的乡村文化,在砥砺奋进中留住自己的美丽乡愁。

他们努力编织着张舜民笔下的梦,运用“百万村财”和“一村一农庄”计划,将位于李子芳纪念馆后方的土



李子芳烈士故居

零食

我跟老妈吵架,老妈摔门而去,我在房间里哭。

老爸过来安慰我:“脾气得

改,那么不懂事。别哭啦,我给你买零食,说,想吃什么?”“那个——牛

肉干、话梅、干拌面、果冻、豆沙饼、酸奶奶、冰激凌……”老爸打断我的话:“算了,我还是出去哄你吧……”

撒谎

小红对妈妈说:“妈妈,班里的很多同学都爱撒谎。”

妈妈语重心长地教导小红:“撒谎可不对,你平时对同学们撒谎吗?”

小红回答说:“只撒过一次。”

妈妈问:“那你说说了什么?”

小红回答:“我跟我同学说我妈妈很漂亮!”

花生

中午上街,我给老婆买了一袋五香花生。老婆接过袋子,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我问老婆:“怎么样,花生香吗?”

老婆白了我一眼,很幽怨地回答:“当然香了。你也不想,人家花生有这么好的生存环境,肯定个个都是优良品种。”

看我不解,老婆拿起一个仁仁的花生解释道:“你瞧瞧,人家一家三口,住着三居室呢。哪像咱家四口人住着一个居室!”

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